

《救》

序幕

「林上尉，請到 A 棟 15 室會議廳，會議再 2 分鐘就開始了。」手機螢幕上跳出 Line 訊息。一名男子抬頭一望，艷陽高照的夏天，濕悶氣溫如電鍋裡循環蒸氣，斗大汗珠不停地從他額頭滑落。男人無瑕注意自己已汗流浹背。他拎著厚重雙肩戰術背包，在今晨才成立的臨時指揮所報到。

身高一米八，快步踩在低矮的迴型階梯上。林言城瞥了手錶，八點五十八分。他告訴自己沒時間再浪費，他希望甚至能忽略這場會議，快刀斬亂麻。他快步進房，見桌上指揮官及長官桌牌，他知道這次任務規模有別以往。

這一天，並不安寧。高雄半夜發生規模甚大的氣爆，據媒體報導，有三百多人罹難。許多人在坍塌大樓中急待救援。國軍在第一時間派出陸軍、海陸、工兵群等部隊投入救災工作。海軍陸戰隊上尉林言城被任命為一支救災群的指揮隊長，前進現場。

第一章

空氣中瀰漫著濃烈味道，些許瓦斯味，又略帶有鐵鏽、霉味，灌進鼻腔內，使人感到極為不適。一名男孩緩緩張開眼睛，眼前光景不是他所熟悉的臥室，映在眼前的樑柱塌裂，搖搖欲墜懸在半空，書灑滿各處，地上也滿是玻璃碎片。連他心愛的筆電也半開式面朝下倒臥。他吃力撐起自己的上半身，聞到一股濃烈刺鼻的味道。「咳咳，該死，發生什麼事。」他推開壓在身上的椅子與書本，試圖用腦袋解釋眼前現象。他記得，前一刻他還在網路遊戲中激烈的廝殺。

「有血的味道」男孩摸摸嘴唇，上面有滑溜黏稠的液體，他看著手指頭沾下的液體，「是血，靠天！到底發生什麼事？」男孩起身，感覺一陣

暈眩，他扶著一旁房間內唯一還矗立著沒倒下的衣櫥。心頭突然一驚似乎想起了什麼。

「心淳！你沒事吧！」男孩突然慌張的跑向走廊盡頭房間，只見一名著花邊淺藍連身裙的少女呆坐地上，女子長髮及肩皮膚白皙，偌大雙眼空洞直視前方，一動也不動。「心淳，你還好嗎！有沒有怎樣？」男孩幾近質問般詢問女孩，搖動她雙肩。「哥，我....沒事。」女孩緩慢地答道。男孩拍掉女孩頭上雪白粉塵拉起女孩的手。「沒事就好，起來，我們趕快找到爸媽。」

兩人在房子裡大聲呼喊，主臥、廚房、客廳四處探查，都沒看到雙親的身影。男孩看了外面天色漆黑，手錶指著三。心想這時間父母不可能外出。「媽的，到底發生什麼事啊！」他心裡怒醺。

外頭地道嘶嘶作響，一群氣體奮力灌溉推擠，像賽馬場柵欄後方，虎視眈眈等著鳴槍聲響，向前衝刺的馬兒。而他們沒有等得太久，地道受不了內部持續壓縮膨脹的氣體，頓時間碰的一聲，火心從地殼竄出，圓厚的火球筆直向上噴發十五層樓高，地表像高溫烘烤蛋糕般，表面龜裂隆起，與地面相接的建築則不情願地跟著地殼搖晃舞動。

男孩感到耳朵深處的耳膜窟窿作響，彷彿耳膜被人用力來回拉扯般，霎時，一道鮮艷火紅的閃光從玻璃窗透進來，伴隨著玻璃落地碎裂的清脆聲，汽車警報器聲迴盪在整個巷弄，頓時讓寂靜的夜裡喧鬧不已。櫥櫃上雜物如同跳水求生的海難者般紛紛往下墜，不偏不倚的砸在兩人後腦勺上。男孩身體癱軟無力倒臥在地，他失去意識前只感到劇烈疼痛與麻痺，心跳加速，而身體在微微顫抖。

第二章

林上尉坐在悍馬車上，搖搖晃晃地向目的地急駛，他感到移動的車速非常的快，甚至像是車輪沒有接觸到地面般，大部分時間是飄在半空中。事態緊急，他早上跟老婆捎了封簡訊「我被派去災區救援，不用擔心，我會好好的。」妻子還沒已讀，「可能在忙吧，現在醫院應該也是忙翻了才對」他邊安慰自己，邊將民用機放進上衣前口袋扣起鈕扣。聽完指揮官的簡報後，他的心情有一陣子都無法平復下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市政府到底在搞什鬼？為什麼化工公司會發生這種事？」有許多的疑問不斷湧現。直到駕駛兵一聲「報告長官，我們到了。」打斷了他的思緒。「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候，執行任務要緊。」他俐落地戴上鋼盔下了車，指示少尉學弟用最短的時間把弟兄集結好。

一隊三十人的海軍陸戰隊員在地面上整齊劃一的排列，精神相當抖擻。負責集合的少尉喊道「立正，稍息！」士兵齊聲「長官好！」。「稍息」林上尉走向前仔細檢查每人身上的鋼盔、S 腰帶、戰備水壺。「都沒遺漏，很好」。

「各位弟兄大家好，這次的任務是負責支援高雄市政府搜救任務，這起事件發生的非常突然」。他鏗鏘有力的宣達任務指示，並逐一掃視每一位弟兄的雙眼。

「我知道大家都很不想在炎熱的天氣下全副武裝，不過人命關天，我們在執行任務的同時也要確保自己的安全。請各位弟兄多忍耐一些。我們的目標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這一帶的搜救，將倖存者送完醫院接受治療。」他戰戰兢兢的將作戰目標宣讀完。

「稍息後開始動作。稍息！」所有人動作俐落的完成稍息動作，絲毫不敢馬虎。他以眼神示意少尉帶隊官將部隊帶往搜救起始點。

幾分鐘後，他們步行到搜救任務的起始點，眼前景象有別於電視上的平面影像，對這群未上過戰場的官兵而言都極為震撼。只見一渠寬約 8 公尺的水道將馬路一分為二。許多汽車傾斜半倒在凹陷的道路中，機車則是倒得倒，有得則被石塊擠壓到車身支離破碎，或是數台機車堆疊在一起。道路兩旁的店家招牌及門窗滿是坑洞沒有一處是完整的。要說那是市區交通最繁忙的樞紐之一，若不是曾在這裡消費或行經過，大概不會有人相信這套說法。

「許少尉，你帶一隊往東向民房搜索，我帶一隊往西向搜索，到水道盡頭會有路段可到對面，屆時再反方向往中心點搜索，我們將在中心點位置會合。」許少尉認真傾聽，絲毫不敢大意。「任務預計結束時間是 13:30。動作迅速但要確實謹慎，不要放過任何生命跡象。」他對面的男子舉手敬禮「報告是。」便轉身召集一隊往東邊走去。

林言城自己則帶著剩餘弟兄逐間搜索，想著能救一個是一個。

一邊前往民宅的現場，林言城心想這一切就像做夢一樣，前一天還在寢室處理文書作業，這一刻卻在跟死神拔河。根據長官的彙報，管氣不太穩定，很可能會發生後續爆炸。不過他並沒有讓其他弟兄們知道這個情報。

他望向一片狼籍的殘骸，腦袋浮出印象裡繁華的街景，上週他才和太太來三多路上的美式餐廳有一個甜蜜的約會。誰也沒想到，一夜之間這裡會變成滿目瘡痍的人間煉獄。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大多數的住民在第一時間已被警消疏散到安全的地方了，只是深怕有生還者礙於某些因素，沒有跟著出來。「民眾的生死

存亡操之在我們的手上，絕對不能馬虎」對官兵喊話的同時，他也試圖對自己實施信心喊話。

因為，這個任務有多少危險在前方等著他們，他並沒有答案。

第三章

「護士，這名患者快休克了，趕緊推進加護病房」，EMT 送來了一名看似身體嚴重燒傷意識不清的患者，一名四肢纖細的女子，迅速俐落的將病床接過，往加護病房方向，一邊檢查各項指標數值，抄寫在旁的板夾上交給急診醫師接手。

「這已經是今天送來不知道第幾位傷者了。很多還是送到醫院前就 D.O.A（到達前死亡）了。這樣下去是要死多少人啊...。」這名女子面露疲態說著。一旁的護士回應道「茹芬姊...，我早上看新聞說已經死了三百多人了，還不含早上十點後的統計。」

「再這樣下去我怕我們的血庫血液不夠，得趕快跟捐血中心緊急調血才行。」廖茹芬焦慮地說著。

「茹芬姊，接下來我來處理就好了，你趕快去休息。你從半夜就來支援到現在了。我不希望你跟其他人一樣累倒了。」這名護士憂心忡忡地看著廖茹芬。

「我沒關係的。」雖然嘴巴上如此逞強，但其實廖茹芬感到自己已有低血糖的徵狀，畢竟已連續十二小時都沒進食了，她雙手撐著一旁的洗手台感到一陣嘔吐感。纖瘦的背影常讓人誤以為她是不是營養不良，確實她也常因為熬夜加班，日夜顛倒，讓她比婚前的模樣更加乾瘦。「學姊，你還是先回去吧。」護士學妹叨念著。

深知自己身體狀況不敢嘴硬。「好啦，好啦，我收拾一下就走。」她拿起手機時間確實比她想像中還晚，螢幕解鎖後看到先生言城傳來的訊息。她心糾了一下。雖然手指微麻，但不影響她在螢幕上打字「我剛下班，正準備回家休息。自己注意安全！」雖然霎那間，她自私的希望先生現在就陪在她身邊，不過她們彼此都知道，自己都是站在第一線的重要崗位。她扭動脖子，感到肩頸已僵硬難耐，她決定回家路上買碗粥，洗個熱水澡後倒頭就睡。

第四章

窗外救護車鳴笛聲與大型機械施工聲此起彼落，王品之緩緩起身望向窗外，太陽直射進來照在妹妹心淳的臉上。他真希望昨夜只是一場惡夢，但看著眼前像是被轟炸過的廚房，鍋碗瓢盆灑落一地，他知道這已經是不可逆的結果，就像遊戲一樣，輸掉的戰績是沒辦法重來的。

他感到頭部後方隱隱作痛，他俯身向前喚醒妹妹。

心淳雙眼微開表情看來相當不適「哥，好痛喔...。」「哥知道，哥也是，我們現在先去找爸媽，晚一點哥再幫你看一下傷口。」「好。」

兩人開始在家中搜索，每一間房間都找過了，仍找不到父母的蹤跡。但主臥房的棉被摺痕，明顯有人從床上慌張下床的跡象。「我記得昨晚他們有回房睡覺。」「我也是。」

他好像想起一件事，話也不說的走向客廳，開始在客廳中央崩塌的瓦礫堆中翻找。心淳走向前「哥，你在找什麼東西？」

「等等。」

男子不停的將瓦礫堆上可移開的木板、石塊往旁邊堆放。突然間，他停止了動作，跪了下來，背部開始不自然的抖動，似乎抑制著什麼。

「哥，怎麼了？」

「你不要過來。」品之向後伸手，阻止妹妹向前一步。

「噢，不要！」女孩從石堆中看到一隻毫無血氣的手向上仰著，五指微開。她認出腕上那隻紅色女錶是去年送給媽媽的母親節禮物。女孩癱坐在地上，酸澀的感覺席捲她的五官，斗大眼淚無節制的宣洩出來。「媽……，不要……為什麼……。」品之緩緩將妹妹的頭靠在肩膀上，右手安撫那不斷抽搐啜泣的身軀。

「心淳，有哥在。有哥在。深呼吸，深呼吸。」直到那端身體不再顫抖，他用手擦拭掉心淳臉上的淚痕。「我們現在得先想辦法活下去。這樣爸媽才不會擔心，好嗎？」心淳不語，眼神向下微微點了頭。

品之站了起來，跑向窗外打開木窗，外面的街景並沒有比家裡的情況好到哪裡去，只能用斷垣殘壁來形容。他用盡全力嘶吼著「有人在嗎？救命！」喊了數聲，但施工機械敲擊石頭的聲響在空中盤旋著，似乎霸佔著頻道不讓任何人發聲。雖然他痛恨這個霸道的噪音，但也讓他感到興奮。「有聲音就代表有人在那裡！」確認機械噪音不再奏起交響曲後，品之用盡身體所有的細胞，大聲向外呼喊「救命，請來救我們！」，他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刻這麼希望別人關注他。

第五章

在災區爆發最嚴重的三多路上，一隊陸戰弟兄正在一處殘破的民宅，奮力的搬開一塊塊倒塌的笨重石塊，放眼望去石塊上鋼筋外露，雜著玻璃

碎片、水管與機械零件。凌亂不堪的現場，像是遭受砲彈猛烈轟炸後的殘不忍睹。不過這裡不是戰場。

「誒，你們看我挖到什麼，夏美冰品店，齁，這時候好想吃一碗剉冰喔」一名隊員手中拿著一份彩色傳單嚷嚷著。周圍其他的阿兵哥開始附和說著「對啊，好想吃喔！」「什麼時候可以休息呀。」。

「我知道你們都很想休息，不過我們踩著這堆瓦礫下面，可能還有人奄奄一息等著我們救，大家再撐一下，晚一點就讓大家休息。」帶隊的上尉軍官林言城試著要官兵專注任務但不帶有嚴厲指責。畢竟凌晨五點就被叫醒待命，硬生生被派遣進行搜救任務，到現在一伙人已忙碌了六個多小時都不間斷。

一旁的中士王漢之跟著安撫弟兄的情緒，直說「大家越快把任務完成，下任務後我請大家吃冰。」弟兄們聽到要請客，各個心滿意足的繼續東翻西找。王漢之和林言城兩人相視而笑。

此時一隊四人的小隊伍踏著小碎步前來，笨重的綠色物流籃內裝滿了一個一個白色紙盒。「報告，下士邱冠耀奉命送餐盒前來。」王漢之向前查看往籃內瞥幾眼。「知道了，放到旁邊空曠地就可以了。」「報告是！」

「放好了，你們就可以回去了。」

四人緩緩將打飯班料理的餐點放在泥地上。「報告長官，營長說如果你們還有需要，吃不夠的，再跟營部反應。」「好，知道了。」「長官辛苦了！我們先

回去了。」四人以三人一縱下士領隊的往大路邊走去。

「放飯了！大家用水壺洗洗手，就過來一人拿一個便當去吃。」大伙一陣歡呼騷動，似乎很久沒這麼期待打飯班送來的飯盒了。

林言城打開便當盒，映在眼前是肥瘦勻稱的三層肉，配上筍干、一道清炒高麗菜及滷蛋一顆。雖說不上是高級便當，但也足以慰勞身軀的勞累了。他大口扒一嘴的爌肉及白飯，醬油與米香在嘴裡交織，真是幸福啊。雖然飯粒似乎沒有很熟，不過這時能吃上一頓熱騰騰的飯盒還有什麼好棄嫌的呢？

林言城想起一次，老婆第一次煮飯時也煮出這種飯心硬硬的白米飯。他當時還取笑老婆是要煮義式燉飯嗎？夫妻倆鬥嘴的快活湧上心頭。「不知道茹芬她現在好嗎？應該也是很忙吧。」他心想，兩人受國家栽培，為的就是服務人民。他感到自己並不孤獨，心想在這危難時刻和老婆共同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心裡有一股暖暖的幸福滋味。「還是台灣菜最合我味」他對著空空的便當呢喃。

中午用餐後，林上尉讓大兵們在一處民宅歇息。他們將鋼盔放於腳旁，頭頂細短毛髮滿是汗珠，有人脫下上衣只著內衣乘涼，幾小時的苦力活，讓士兵們雙頰漲紅，四肢發軟。

林言城謹守分際，即便再熱，也硬穿著軍服未脫下。合身的虎斑迷彩服遮掩不住他結實的肌肉線條，渾厚的胸膛及腰板，搭配俊俏修長的臉龐，能讓不少女性心動羞澀。炯炯有神的雙眼及扎實嚴謹的言談，讓人信服他的領導。黝黑膚色間接證明他承受的嚴苛訓練。

他心想平時的鍛鍊讓這群弟兄能應付這些吃體力的任務，不過畢竟是人不是神，再這麼操下去也會累死。得讓他們休息一下。所以他並不苛求這群大兵休息的儀態，認為他們值得小歇一回，只要不被媒體或有心人大作文章就行了。

有的人倒頭大睡，有的則吞雲吐霧快活一番，有幾個則靜靜的發呆放空。就在這時，林言城似乎聽到遠處有呼喊聲。他令中士王漢之帶人前去偵查，不一會兒。王急忙的小跑步回來。

「隊長，好像有人在呼救。」

那一刻，林言城全身上下的肌肉又再次緊繃了起來。

「在哪裡？」

他隨手抓著鋼盔及對講機，朝門外跑了出去。

樓下傳來急促聲響，是粗厚鞋底在石塊上磨擦的聲音。「心淳，有人來了！」品之欣喜的探出頭向窗下望去，看到一群阿兵哥在樓下四處張望。

「這裡，上面！我們在五樓！」品之用力揮手。

一名高壯男子見狀揮手向他們回應。簡單問了幾個問題後，對方喊著「你們等著不要害怕，我們馬上就上去救你們！」

林言城暨興奮又緊張，他們終於發現有生還者，但這卻是第一次指揮救人。他拿起拐拐聯繫指揮中心，「這裡是九九旅搜救支隊報告，我們於搜救點編號 G7 附近發現年輕生還者，一男一女四肢健全可活動。所在民宅因坍塌堵住無法進出。我們開始實施救援行動。」

「嘶嘶……抄收，請務必救他們安全出來……嘶嘶。」

第六章

林言城率隊進入大樓才發覺，大樓內可能因爆炸導致管線破損，建築喪失了供電功能，電梯無法使用，逃生梯也因牆壁倒塌堆滿石塊，一時半

刻無法清除。心急如焚的他，大步走出大樓，四處環視地形，試圖找出一個切入點。

「有了，右邊那棟建築物可以。快把伸縮梯拿來。」

「隊長，我們是要從旁邊那棟建築物搭橋過去救人嗎？」「對，看起來只能這樣了。」「這...這滿危險的，伸縮梯結構上可能不夠強。」「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它強化到可以讓人爬行！」「是！」

王漢之領隊四處搜集可使用的材料，找來竹竿、鐵棒、鋼筋、水管...

「看來這些材料應該夠了，漢之，你找幾個班兵把竹竿成捆綁一起，之後固定在伸縮梯內側。越牢固越好，不過要快！」「是！」

數名班兵如同在製作裝置藝術般，把不同材料左添右加，最後整合成一個整體，霎時已揮汗如雨。林言城指示班兵將組合好的作品搬至一旁民宅的五樓，自己則已經在窗邊等候。

「漢之，你找一些軍用包，軟墊還有一些沙包。墊在底下做安全緩衝。」

「收到，沒問題。」樓下的男人答道。

三名班兵將伸縮梯搬上，林指示他們將梯子搭到對面大樓的窗邊。並用磚頭及繩索固定，確定不搖晃後，林言城爬上窗台，用戰靴試探性踩著伸縮梯上的橫桿。這款伸縮梯，主要用來由下往上爬，並不適用於平面的橋樑作用。過於細長的枝幹，顯得有點弱不禁風。

作為帶隊官，鼓舞士氣的方式還是得身先士卒。林言城小心翼翼地踏上「升級」後的伸縮梯，一步一步緩緩走向對面的民宅。伸縮梯咔噠咔噠地作響。

王品之目睹著這一切，屏氣凝神深怕發出一點聲音都會驚動正在橋上行走的阿兵哥。一旁的妹妹則不敢正視手捂著眼睛。「加油啊……加油」他在心裡不由衷的佩服眼前這位國軍弟兄，如果換作是他自己，說什麼也不敢踏上那送命般的死亡之橋。

此時林言城已經且走且停的過了「橋」的一半，他想起國中時走的那樁獨木橋，鼓著勇氣及男人不能輸的意志，搶在班上女同學面前勇敢挑戰沒人敢走的關卡。兩層樓高，下面台地平放著軟墊，準備接著失足滑落的選手，雖然安全措施做足了，但本性仍然不自主地感到慌恐懼怕，小腿不時的發抖與手心冒汗。班上愛慕的女同學為自己喝采打氣，感到勇氣倍增神氣奕奕，他大膽大步往前，誰知那時左足踩滑，身體墜落於軟墊上，雖有安全氣墊，但摔下瞬間仍感到暈眩及耳鳴，男同學們訕笑紛紛此起彼落，好似他們才是勝利者。唯獨那位愛慕的女生眼神流露呵護，雖挑戰失敗但林也感到心滿意足。

伸縮梯晃了一下，將林言城拉回 15 年後的高空中，他瞥了腳下一眼，樓高多少他已計算不出，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摔下去肯定一命嗚呼。然而他卻沒想到自己又重蹈當年的覆轍，左足踩下他感到重心不穩，但此時已經來不及了，伸縮梯陡地向左翻轉，林重心不穩往左傾斜，這時他腦袋一片空白，只聽到周圍旁人尖叫一聲。

當他回神過來時，他已趴伏在伸縮梯上，臉朝下緊抓著兩側扶梯，身處半空四肢在發抖。他感到自己渺小及無力，恨不得背上長出一雙翅膀或者像小勞勃道尼有一只可噴射飛舞的鋼鐵手臂，他發覺自己處於進退兩難的窘境，無法後退，也無法繼續向前。他試圖緩緩地起身，伸縮梯發出難堪的聲響，似乎在咆哮怨恨它不堪負荷的肩上重物。他將雙手撐起，緊繃的肌肉完全不敢鬆懈，他希望盡量不將身體重量置於梯上，然而他

心底知道，這樣做完全徒勞無功。梯子似乎也在顫抖著。林言城內心祈禱，希望這梯子千萬要撐著陪他走完全程。

此時他想起了廖茹芬，還有家中的父母親，隊上的弟兄長官，王漢之。他想起這些人的微笑，還有他們擔心焦急的模樣。他瞧了前方窗戶後的少年，他年方才十八出頭歲吧。「他們還等著我呢。」

這時他心意已決，決定孤注一擲，奮力一搏。腎上腺素已灌注了全身，他右腳一踏，使勁將自己身體全速往前推進。他用最此生最快的速度奔向前方的小方格，就在抵達終點線的前方之際，腳下的梯子再度發出嘶吼，這聲嘶吼聲像似最後通牒，警告他，我已經到極限了。此時林言城雙腿本能的向前一跳，將身體拋向窗口，腳邊已無可踩踏處，時空靜止般，聽不到任何外界聲響。

「阿！」一聲慘叫劃破寂靜。林言城撞上某物，並與那物一同倒在地上，直到那物發出哀鳴，他雙眼一瞪發現壓在他下方的正是那少男。他趕緊翻身，讓身體靠在扎實地板上，背部感到一陣沁涼，眼下是陌生的天花板，他撫摸著自己胸前的拐拐，感受著心跳起伏，林言城大喘一口氣，

「活下來了。」林言城起身，環視四周，他舉起大拇指探出窗外向隊員們報聲平安，對面傳來一陣歡呼。「太好了隊長，我們都緊張死了！」

「你不要嚇人啦！」一聲聲看似抱怨卻滿載關懷的呼喊。兩建物間的連結已摔落在地成了碎片。林很慶幸自己還能站在屋裡。

林言城驚覺現在不是浸淫在劫後餘生歡喜的時刻，他急忙扶起地上的青年。「對不起啊，有沒有受傷？」「唔...沒事啦。」「你叫什麼名字？」

「王品之。」「我叫林言城，我是海軍陸戰隊搜救隊，你們還好嗎？總共還有多少人活著？」一旁的女子低頭沈默不語。

「恩...這棟屋子只剩我跟我妹妹心淳，我爸媽...他...，他們恐怕不行了..。」

「我很抱歉...。請節哀順變。」

「恩！沒關係的，哥哥你們已經很努力了，謝謝你們來救我們，我們剛剛一直很擔心沒有人聽得到我們的呼救。心淳趕快跟哥哥道謝。」

「謝...謝謝。」

「不用客氣，我們現在趕快來想辦法，看怎麼回到地面上。」

「恩，唯一能下樓的樓梯已經不能走了，石塊堵住了出路。」

「這樣子啊...。我想想，別擔心，哥一定會救你們出去。」

林四處巡視，樓梯被石塊壓得密不透風，徒手搬移也得花上幾天幾夜。此時林言城左肩拐拐發出沙啞聲響「上尉，上尉，這裡是漢之，你還好嗎？」

「漢之，我人很好。有一男一女，沒明顯外傷。唯一通道樓梯已崩塌。我們沒辦法下去。」

「那怎麼辦？」

「雲梯車也開不進來。可能要設法從窗戶把他們運送下去。」

「怎麼送啊，那邊沒有任何梯子。」

「想法子啊，我們可是海陸仔啊！」

「好吧，上尉，我...要跟你報告一件事。」

「怎麼了？」

「這裡瓦斯味還是很重，剛剛化工群的長官有來通報說，很可能會再發生氣爆，要我們馬上撤離這裡。」

「什麼！？那你趕快帶著所有的弟兄撤離這裡，快！」

「那你怎麼辦？」

「你不用擔心我，我跟這兩個孩子待在這裡很安全的，你們在外面沒有任何防護，一爆就慘了。趕快帶所有弟兄離開，然後把無線電關掉、手機也不要接，避免電波引發爆炸。聽到沒。」

「好...，那上尉你好好保重。等狀況好一點，我們會再回來。」

「好，快去吧。趕快撤離到指揮部。」

「林上尉，你要活著回來，弟兄們需要你。還有嫂子，別讓嫂子擔心。」
「我知道了。」語畢，林將旋鈕轉至底，切掉了拐拐電源。深怕漢之會沒完沒了地繼續講下去，耽誤了撤離時機可是生死相關。
他靠在一旁的牆壁上，緩緩地坐下。靜靜聆聽著窗外急促的腳步聲與人語聲漸行漸遠，直到盡頭的尾音猶如休止符，不再傳來任何音波。

王品之在走道的另一側「林哥哥，他們都走了。會再回來救我們嗎？」

「我們恐怕得靠自己了。」林言城微笑說著。

第七章

天色漸暗，林言城試著將從軍以來所有訓練的方法攤在檯面上，仔細審查一番。畫面中台上的教官說得口沫橫飛，但他似乎無法連結出，對應現在所處的情況下可以派上用場的方法。

林顯得有點氣餒，不過他鎮靜的不讓外人看出。因為他知道，這兩位小朋友能依靠的只有他了，如果連他自己都沒有信心，那麼恐怕也會讓他們意志消沈，放棄求生。

「你們肚子會餓嗎？」

「嗯...還好。」

「妹妹呢？肚子會不會餓？」

心淳微微點頭。

「喔對了，我們從早上到現在都沒吃。」

「你趕快帶著妹妹去弄點東西吃吧，把肚子填飽，待會才有力氣逃生啊。」

「嗯...好！那哥哥你要嗎？」

「我不用，謝謝。我剛吃飽呢！」

「好，那我們先去廚房找看看有沒有可以吃的東西。」

「快去吧。」

林言城抓緊時間，到處搜羅可能派得上用途的器具。他準備了水管、童軍繩、毛巾、礦泉水...等。

此時，窗外一陣轟然大響「碰！隆隆。」周圍玻璃互震共鳴，火光在傍晚夜空一閃，林言城心想「果真又爆炸了。所幸地面弟兄都已全數撤離。」

他趕緊跑進廚房一看，兩人蹲躲矮桌下，哥哥眼神鎮定，妹妹緊捂耳朵。

「你們沒事吧！」

「沒事。」

「那就好。吃飽了嗎？」

「有吃一些了。」

「好，多喝點水，我們要撤離了！」

「嗯..要撤離嗎...。我們要怎麼撤離呢？」

「你們準備好就出來，我再跟你們說。」

「嗯...好！」

林言城盤算著，如果是剛爆炸完，空氣中瓦斯含量就燃燒大半，短時間內應該不會引爆。得趁這時候趕快逃出去。

「上尉哥哥，我們準備好了。」品之領著心淳從房間走出。

「好，我跟你們說，我們要趁現在趕快離開，因為短時間內應該不會再發生爆炸。」

兩人點頭。

「我們待會用繩子掛在窗邊，沿著繩索慢慢爬下去。我會背著妹妹，品之你可能要靠自己了。」

「嗯好，沒問題。」

「可是爸爸媽媽怎麼辦...？」心淳說完，又開始哽咽。

「你爸爸媽媽在...？」

「他們被壓在石堆下，恐怕已經斷氣了...。」

「妹妹，你不用擔心，等瓦斯問題解決了，我們會再派人把爸爸媽媽帶出去。不會讓他們孤獨在這裡。」林言城一把大手搭在心淳的頭頂上，沉著而穩重。

三人一起走到窗邊，林言城已經將屋裡能搜刮到的各式繩索捆綁在一起，依照一定的間距打成繩結。繩子長度大概只能到二樓，距離地面仍有一層樓的高度。

「品之，待會你打前鋒。待會爬下去時，你手要握緊繩結，腳也要盡量踩著繩結，一步一步往下爬，不用急。快到繩索盡頭時，你就跳下去，腳著地踩穩。」

「嗯...好。我想我可以的！」

「品之，你很勇敢！也很可靠，等我們都下去的時候，可得好好談談你的人生規劃，我覺得你很適合當軍人喔！」

「真的嗎？我覺得我很懦弱，可以嗎？」

「沒關係，當軍人會變的堅強勇敢喔！」

「嗯！好！」

「趕快下去吧！要小心喔！」

品之小心地翻過窗台，面朝窗內緩緩將腳踩踏在繩結上，再緩緩往下滑行。一開始顯得有點怯生笨拙，但漸入佳境的品之，越生熟練已經順暢許多，忽地滑到繩索的盡頭。此時窗台裡的人頭顯得小巧，此時他躍然一跳，雙腳矗立於地面。

「上尉哥哥，我已經安全在地上了！」品之揮舞雙手抬頭一呼。

五樓樓梯石堆開始竄出烏黑濃煙。由底而上漫佈，沿著天花板往屋內蔓延。

「糟了，應該是樓下燒起來。我們得趕快下去。」

「可是...我會怕。」

「別怕，林哥在這裡，你哥哥也已經安全下去了。」

「可是我有懼高症。」心淳眼裡已泛著淚光。

「我們再不下去，很可能就會被濃煙嗆死了呢！來吧！」

林言城背對心淳，用繩索將兩人綁在一起。他勾起心淳的雙手環著脖子，靠著雙肩將心淳抬起。接著便往窗外一跨，一陣強風撲面而來，將心淳的長髮吹的發散。

「林言城哥哥，啊...。」

「眼睛閉上，不用害怕。來，身體放鬆。我們現在準備要下去了。」

王心淳緊閉雙眼，依靠在認識不到幾小時的男人背上。不知是太冷還是太害怕，她的身軀直打哆嗦，緊抓著厚實的胸膛不放。她內心禱告著，還有很多夢想沒有做，她想要活下去。

第八章

救護車、消防車與警車聲此起彼落，警方於現場拉起了封鎖線，身著防護衣及虎斑迷彩衣的國軍弟兄到處忙進忙出，據聞有名國軍軍官隻身前往災區搶救民眾的訊息流出，吸引了各大媒體爭相湧入報導第一手訊息。

播映在電視的 Live 畫面，高空中的陸戰隊員背著一名女子，緩緩地從高空繩索攀下。驚險刺激的鏡頭，佔據了各大版面，電視機前的民眾，搭捷運、百貨市集、酒吧內的人手一機，關注著全國最夯的消息。每一個

人無不替鏡頭裡的軍人加油打氣，堪比世界足球盃冠軍總決賽之夜般熱血沸騰、血脈噴張。

「學姊，這個人好像是你老公耶！」由於攝影機只能遠方拍攝，拉近的人臉只能糊成一片成顆粒狀。不過就身材、外表及輪廓，廖茹芬也能感到一股熟悉感，而這樣的男人正好也是陸戰隊的，應該是少之又少。

廖茹芬逐漸走近電視螢幕，嘴巴不自覺的放大、拉長，眼睛死盯著螢幕不放。「不會吧，真的是你嗎？林言城...。」

就在此時電視機裡的男人與繩索，疑似因大風或者是失衡竟開始在高空左右搖擺，像極了節拍器般左右擺動，幅度之大令繩索上的人竟直直拋向牆面迎頭撞上，看上去那一下相當扎實。

電視機前的人都驚呆了。廖茹芬手上的板夾掉到地上，雙手捂起雙唇，對於這一幕不敢相信。如果那男人真的是她老公，那他還活著嗎？一般人以那樣的速率，再怎麼強壯的男人應該也暈眩過去了。

此時無聲無息，就好似全世界都靜止般。直到螢幕裡的男人伸起右手，宣示著生命韌性。急診室的人全都鬆了一口氣。廖茹芬則腿軟癱坐在地。一旁學妹見狀立刻攙扶她到椅子上連忙安撫她。

電視機裡的男人開始向下移動了，此次攀爬的速度似乎更快些，最後男人俐落的從繩索尾端跳下。一旁救護車待命的 EMT 人員立刻衝向前去。此時畫面已被簇擁而上的人群擠佔畫面，各家連線記者開始連忙起手式「現在為您現場連線，我們掌握最新消息，國軍英雄成功搶救困在氣爆現場中危樓的兩名青少年，一名十八歲，一名十六歲。根據了解，這名國軍英雄上尉林言城隸屬海軍陸戰九九旅，此次奮不顧身的英勇行為..。」

所有人一陣歡呼，有的人相擁而泣，有的人拍手叫好，也有病床上的患者因為太興奮了而坐起來，急診室住院醫師、護理長紛紛過來恭喜葉如芬，她先生一夜之間成為全國英雄，大家為此興奮不已，更為艱困的災情注入一股正能量。

此時兩行熱淚已從葉如芬小巧的臉蛋滑落。

「林言城，你這大笨蛋！我們待會見...。」

第九章

「五年前於高雄發生的氣爆案刑事訴訟，高雄地方法院判決終於出爐，但結果卻是令人民相當不滿…」電視機裡的女人說的振振有詞，「民眾自發性發起高爆割草行動聯盟希望可以為罹難者及英勇犧牲的救難人員...」。他關掉電視機。看一下手機螢幕上的時間。

「該出發了。」他繫緊靴子上的鞋帶，並用乾布左右來回擦拭鞋頭，滿意的瞧了一下，他才甘願踏出家門。

一席白軍服在太陽下顯得俊挺耀眼，今天是從軍校畢業後，準備到新的單位報到的日子。男子顯得興奮期待。

他駕車前往高雄林園某營區，營區門口有個碩大的標誌，是一個巨錨穿過球體，上面頂著青天白日的具象實體。底下白色壁面用紅漆寫了斗大的幾個字「一日陸戰隊，終身陸戰隊。」

坐在車內的男子舉起右手恭敬行禮，微笑說著：「少尉王品之報到，請多多指教。」

